



红草莓校园系列丛书

HONGCAOMEI XIAOYUAN XILIE CONGSHU

第四辑



瞬间的我，永恒的你

SHUNJIANDEWO YONGHENGDENI

青春的浪漫是一道绚丽的彩霞

主 编 □ 高 亮

它羞红了满天的飞龙



匆匆即逝的，都成了幻影。永驻心头的，仍是那绵绵不绝的深情。

最敏感的年龄，风也多情；最激昂的日子，爱也玲珑。

缘来缘去，我们似乎印证了什么，又似乎触及了什么。一种渺渺的灵动，一丝报春的气息，一片简简单单的笑声遮掩着本真的自己。

相见的一刹那，桃红柳绿，分手的一瞬间，烟雨迷蒙。尚未结束，又重新开始；未及回首，又即刻启程。这就是青春的全部秘密——把梦，种在一望无际的远方。

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

红草莓校园系列丛书

HONGCAOMEI XIAOYUAN XILIE CONGSHU

第四辑

校园小说卷

瞬间的我，永恒的你

高亮◎主编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瞬间的我,永恒的你/高亮主编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3.1

(红草莓校园系列丛书,第4辑)

ISBN 7-106-01963-1

I. 瞬… II. 高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8856 号

责任编辑:陈 琛

封面设计:上 田

版式设计:王 晶

责任校对:天 土

责任印制:刘继海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 com. 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4.5 字数/105 千字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963-1/I·0402

定 价 28.80 元 (全三册)

前

言

是一泓碧水缀着白云的宁静，是一树梨花挂着雨露的清
纯，是春风与绿草的私语，是悄悄流逝的岁月的叮咛。

拂去浅浅的梦痕，眼前又汪起一团浓浓的春意。

盛开的心事承载着爱的星光，辉映着花季深处徘徊咏叹
的身影。男孩女孩，一样的，都要把馥郁的疑窦，藏入青春
的每一个角落；男孩女孩，一样的，都会用最初的孤寂演绎
校园中的每一种际遇。

最敏感的年龄，风也多情；最激昂的日子，爱也玲珑。

缘来缘去，我们似乎印证了什么，又似乎触及了什么。一
种渺渺的灵动，一丝报春的气息，一片简简单单的笑声遮掩
着本真的自己。

相见的一刹那，山欢水笑；分手的一瞬间，烟雨迷蒙。

但总有飘雪的时刻，总有怀念的玉屑轻轻飞扬。曾经
一切，都像诗一般幽远、净美，令人回味之余不禁心生暖流。

只要动了真情，只要有了心念，只要是真切的感觉自然
流露，那么，一切都不属于虚拟。

频频回眸，或时时眺望，内心仍然盛满了那首总也唱不
完的青春恋歌。

目 录

M U L U

〔 花季流星 〕

- 花季流星 2
- 雪落时 21
- 尘封的哀歌 28
- 稻草结出的苹果 33

〔 缘来是你 〕

- 缘来是你 42
- 流星雨 51
- 三个火枪手 58
- 就是这样 64
- 愚人节快乐 69

〔 雪落时 〕

- 秋天的味道 74
- 晓晓的信 79
- 雨的去向 85

目

录



○ 钙点全接触	90
○ 我爱阳光	96
○ 我与小桅的友谊	103
○ 有哥哥的日子	109
○ 渔夫和木鱼	121
○ 穿越永夜海	128





花季流星

一闪即逝的，都成了幻影，永驻心头的，仍是那绵绵不绝的深情。

春天的夜空划过的流星，如同校园中时时闪现着的心事。尚未结束，又重新开始；未及回首，又即刻启程。这就是青春的全部秘密——把梦，种在一望无际的远方。





花季流星

◇林 柔

唉，糟透了！期终考试考得一塌糊涂，竟连全年级三十名都挤不进去，期中我还是第六呢！开颁奖大会那天，我差点没将脑袋塞到裤裆里去。回到家里，老爸老妈更是大动肝火，要动“家刑”，幸好我机灵点，要不，我的屁股不开花才怪！最后，他们“掠”去了我的宝贝——电脑，还扬言，中考若考不上一中，那电脑就休想要回！

这下惨了，没有了与我“相依为命”的电脑叫我怎么活呀！不过想想也对，谁叫我这么贪玩呢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以致学习成绩也被拖累了，趁还有一年时间，赶快努力，中考时“创造辉煌”吧！

还好，老爸老妈还算开明，没逼着我在暑假里“畅游题海”，整个暑假，我玩得简直要疯了，到了开学那天仍有未过瘾的感觉。

9月1日回到学校，有点久违的感觉。教室里，差不多两个月没有见面了的同学们异常兴奋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堆，叽叽喳喳的，热闹非凡。我不知哪来的“好”心情，一改以往“神吹”的形象，托着腮，拿着一支笔在练习本上涂鸦。

忽然，一个“重磅炸弹”甩了过来，我摊开一看，是一张纸条：

林柔，你没事吧？

陶涛

陶涛坐在我的后面，是我的“老同学”了，从一年级起我们就同班，

直到现在。他智商很高，人懒得出奇，成绩却也好得惊人，老师们常夸他，我不服气，奋起直追，嘿，还真成了他的强敌。我们也还真有“缘”，每次排位，他不是在我的左右，就是在我的前后，我们常吵嘴，是一对真正的“活宝”。不过说真的，他挺关心我的。

这小子，神秘兮兮的，居然学会了递条子！

“哎，你是不是有病呀？我会有什么事？”我转过身，陶涛正直愣愣地望着我。

“我看你好像不太高兴似的。”

“我不知多 happy！”我恨恨地说。

“哎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古语亦云：失败乃成功之母，失败没准是件好事呢！失败了，只要振作起来，成功就不远了……”陶涛一口气说了一大堆，天！他在说些什么？安慰吗？我现在很伤心吗？

“喂，陶涛，”我打住他的“长论”，“我发现你好像电视上的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里的乐言吗？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他。”

“你像不像乐言我不知道，我想说，你很像拍‘盖中盖’口服液广告里的那个老太太韩影。”

“哎，人家是女的，我怎么像她？”

“你像她一样啰嗦！”

“你……”他正要发作的时候，一位中年妇女走了进来。顿时，那些“大侃”们都散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并且坐得端端正正的，好家伙，速度可真快呀！

“嗯！”那妇女清了清嗓子，“我姓郭，今后就是你们的英语老师和班主任。我希望我的学生能与我好好地‘合作’，你们别想要什么花样。总之，一句话，你们听话我也好说……”

“听语气好像蛮厉害的。”我低声嘀咕着。

“看她眼里凌厉的目光，她的确比较严厉，但看她眼角和嘴边细细

的皱纹，不难知道，她其实也挺温和的。她只不过是给我们一个‘下马威’罢了。”陶涛在背后轻轻地说。

“你会看相呀！真棒！”我把那个“棒”字说得特别重，还不忘回头丢两颗“卫生球”（白跟）给他。

“你不信？好，我们走着瞧！”陶涛有些气气的。

“刚开学，还没有新书，剩下的时间大家自由掌握吧，但不准离开教室。”郭老师丢下这句话便走了。

“嘿，林柔，暑假有什么特别活动吗？比如，去哪儿玩了？”老师前脚刚出门，陶涛便凑上来问。

“这个嘛，让我想想，”我故作思考状，“噢，太多了，说几天也说不完。”

“哇，真的吗？你去了那么多地方玩？真幸福！”陶涛一副吃惊又羡慕的表情。

这笨蛋，还真信了！我心里在偷笑，脸上却一本正经的，“当然了！”

“那，林柔你是否去过深圳‘世界之窗’？那天，我在那里碰到一个人，背影跟你好相似，但我看不到脸，所以没叫。”陶涛的同桌卓小兵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。

“对呀，可我怎么没见到你？”我依然一本正经的，心里却乐坏了。谁不知我是“一班的大骗子”？我的至理名言就是“骗你没商量”，我的骗技一流，而且任何可以骗人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。

“那，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孩是谁？你们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”卓小兵又问。

“啊？”我没料到他会有这么一着，一时间噎住了：“哦，那是我的表哥。”天！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表哥！

“哦，怪不得你们那么亲密。我还以为那是你的boyfriend呢！”卓小兵有点怪怪地说。

“去你的！我哪有什么 boyfriend！倒是你，有没有什么‘艳遇’？”好险！骗术差点被识穿。

“我哪有这么好的运气？嘿嘿。”卓小兵搔头傻笑。

“我有！”一直只当听众的陶涛真可谓是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。我和卓小兵一齐说：“讲来听听！”

“嘿，想起来还很回味，真舍不得说出来和你们分享。”陶涛这家伙，居然在卖关子。

“快说！”

“看你们这个样子，就‘忍痛’说一说吧。那天，我在街上闲逛，忽然迎面走过来一个漂亮的女孩。那女孩简直就是西施转世，昭君再生，把我看呆了。我就站在那里看，哈，那女孩居然向我抛媚眼！我心里美美的，可一下子，那女孩变成了梁咏琪，一会儿又成了张柏芝，一会儿又成了王菲……那张脸在眼前变来变去，看得我头昏目眩，难道她是千面妖姬？我吓坏了，一吓，醒过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只是个梦而已？我猜你也不会那么好运！哼！”我把头一甩。

“就是嘛！只是个梦而已！”卓小兵拍了拍我的同桌楚燕：“楚燕，说说你的假期遭遇。”

楚燕和我同桌，而且我家与她家又不远，我们经常在一起，可以说是死党了。她可是个不打折扣的“书呆子”，她一天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看书，什么《名师指导》、《难题解术》……这么枯燥无味的书她居然也可以看得津津有味，把双眼也搭进去了。也不知道她近视多少度了，反正她的眼镜片像酒瓶底那样厚。可是她的成绩总不见怎么好。天知道性格迥然的我们怎么会成为好朋友。

“我大部分时间用来预习。”楚燕头也懒得抬。

“哇，真是‘拼命三郎’的翻版！”卓小兵大叫。

“我可不敢懒，现在都初三了，最关键的一年。想想上几届毕业生

的紧张劲，我都觉得害怕！”楚燕依然是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呀。”我们三个张张嘴，都不吱声了。

一周后。

自习课，郭老师走了进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现在编位。”真被陶涛说中了，郭老师真的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，才一周时间，同学们就和她打成一片了。

“哗——”教室里沸腾了，男生们个个都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——这些喜新厌旧的家伙！而女生们，个个都很不舍的样子，毕竟女孩子比较重情义。而我则无所谓，反正我和谁同桌都一样。

先是编女生的，我的新同桌是叶小萱，小萱和我是同一类人，活泼，且爱搞些小恶作剧。这下我可不用唱“独角戏”了。楚燕调到了我的前面，她的同桌是号称“第一美人”的怡芸。说真的，我有点看不惯怡芸——不是嫉妒她的美丽，而是讨厌她的性格。她自认为自己很美丽，就瞧不起别人。她家里很富有，打扮一天比一天新潮，对学习却不闻不问，成绩更是可想而知，不过她无所谓——反正她家里钱有的是。大家都不太喜欢她，她自己也很清高得要死，不过，我还能与她“和平共处”。可小萱就不同了，天天和她吵，两个人好像有血海深仇似的。

我和小萱坐着看男生们排队。天！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陶涛这家伙，什么时候蹿得这么高了？简直就像一棵白杨树，他在队列中的位置更是一下子调到了最后。

我瞪大双眼，张大嘴巴望着陶涛，陶涛这小子，挤眉弄眼地冲着我笑。

“陶涛，张小平，你们到那个位子。”郭老师指着第一组最后一排。

哈，以前就常听陶涛嚷嚷说看黑板“像雾像风又像雨”，可他又说讨厌当“四眼”，现在看他怎么办？嗯，他戴上眼镜的样子一定像一个“四眼长颈鹿”！想到这里，我回头冲陶涛笑了一下。

“嗨，林妹妹，我们真有缘呀！”我正想着，一个怪怪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原来是林东，这小子常常叫我“林妹妹”，还说要做我的哥哥，保护我，哼，谁稀罕！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摆出一副“不欢迎”的姿势。

“老郭让我坐在这里保护你的呀！怎么样？很高兴吧？”林东依然一副嬉皮笑脸的小混混模样。

“高兴？我恨不得跳楼！真是倒霉透了！”我气得在翻白眼。

“哎，哎，可别跳呀，要不到时陶涛找我算账，我可吃不了他的‘无敌金刚拳’！”

“你……你混蛋！”我气得肺部快炸了，这算什么话嘛！我转过身，不再理睬他。

“喂，林妹妹，消消气，看这是什么？”林东拿着一张纸条在我眼前舞：“陶涛给你的信。”

“给我！”我一把夺过那张纸条。

林东：

刚才你那一笑代表什么？

陶涛

“幸——灾——乐——祸！”我写下这四个字，将纸条折好，递给林东：“刚才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现在你帮我把纸条传给陶涛，算是将功补过。”

“我很乐意这样干！林妹妹。”林东像电影里的绅士一样接过纸条，笑嘻嘻的。

林东把纸条传给陶涛，陶涛气得直跺脚，哈……

为了洗雪期终考试的耻辱，我可真的是“洗心革面”了，我一改以往的疯癫形象，从楚燕那里学了一招：拼命。嘿，想不到，还真有效，成绩像直升飞机似的直线升，前几天测验的英语我感觉也不错。

傍晚，我坐在教室里复习功课，忽然，小萱从外面撞了过来，“林

柔，去打乒乓球吧！我们好久没有‘大战’了。”

“嗯……”我有点犹豫。

“嗯什么，去吧！”小萱晃着我的手，像是在撒娇。

“好吧！”我丢下书本，跟着小萱跑了出去。

好久没打过乒乓球了，不过我“乒乓高手”出马，别人都得让路。我轻而易举地夺下了“皇位”，且屡战屡胜，“我来！”又一位挑战者上场。哇噻！差点没把我给吓倒在地，竟是怡芸！她这个“娇小姐”也会抓乒乓球拍？好，就让本小姐试一下你！

我开了一个旋球，好家伙，竟挡回来了。好，再给你一个抽球！哇，竟还能回击，且动作甚优美，不像打球，倒像在跳舞。看来，我真的低估了她。

我可没那么好的耐性和她玩下去了，我猛一拍板，好一个漂亮的“杀球”！这下，怡芸傻眼了，乒乓球弹飞了，她还呆在那里。

为了气气她，我故意大跳起来，“耶——”

“啪！”

我的“耶”还未喊完，脸上就已经重重挨了一下。顿时，眼冒金星，脸火辣辣地痛。我低头一看，“肇事者”是一只脏脏的足球。

旁边的人都呆了，“哈……”怡芸却在大笑。“笑什么？很好笑吗？”小萱狠狠地盯着怡芸，怡芸这才止住了她的笑声。

“谁干的？”我又羞又恼，捂住脸大叫。

“哦，对，对不起。”一个小子冒冒失失地跑了过来，竟是陶涛！

“陶涛，你逞什么能，不会踢球就别踢嘛！装什么装！”我把陶涛的球技说得一文不值，但其实他的球技并不差。

“对不起，林柔。”陶涛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。

“算啦！小萱，陪我回宿舍洗脸吧，痛死了！”我拉着小萱走了。

我洗干净脸回到教室时，教室里乱哄哄的，呈现出一片上初三以来

从未有过的“勃勃生机”。原来是发英语试卷了。

我和小萱飞快地跑回座位，我拿过我的试卷一看，九十七分！

“哇，小萱，你多少分？”我忘形地大叫。

“九十二，不错吧？”小萱得意洋洋地探过头来，“哇！你竟然九十七分！佩服！佩服！”

咦，那是什么？我朝书桌里一看，一瓶药水压着一张纸条：

林柔：

对不起，你一定生气了吧？真的对不起，用这瓶药水擦一擦吧！或许会好一点儿。

陶涛

这小子！谁生你的气了？我笑着朝陶涛望去，可他竟双目无神地呆在那里，动也不动，像一尊雕塑。

“陶涛怎么了？”我问林东。

“他呀？惨喽！只考了八十三分。”林东耸耸肩。

“什么，八十三分？是不是改错了呀？”我吃惊极了。

“谁八十三分？”前面的楚燕竟条件反射似的回过头来问。

“陶涛。”

“啊？他英语一向挺好的呀，怎么只有八十三分？”楚燕也万分吃惊的样子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‘老马失蹄’吧！你问他干什么？”我望着楚燕。

“没什么。”楚燕脸一红，转过身去了。

古灵精怪的！

周末归来，在校园里，我见到了陶涛，他的脸上挂了副眼镜！想到平时活泼好动的陶涛居然戴起眼镜扮起斯文来了，我“扑哧”一笑，冲着陶涛喊：“陶涛，你好‘帅’呀！”

谁知陶涛不理我，竟一转身走了！我呆在那里，笑容僵在唇边，我哪

儿得罪他啦？真气人！

我气鼓鼓地回到教室，小萱已经来了。我屁股才着凳子，她就兴奋地说：“林柔，特大新闻，陶涛多了两只‘眼睛’，那样子真好笑！”

“我早知道了！这家伙，不知吃了什么药，刚才我和他说话，他竟然不理我！”

“不会吧？他不理你？你是他的好朋友呀！”小萱张大嘴巴。

“好个鬼，我决定今后都不理他了！”我气得一拳插在桌子上。

刚好楚燕来了，见我这个样子，问出了什么事。我又气气地将事情讲了一遍。

“什么？他戴眼镜了？他什么时候近视的呀？他的眼睛看起来很明亮呀，怎么会近视？”楚燕啰啰嗦嗦地问了一大堆。

“初一时他就近视了，只是到现在才戴眼镜，他和你是同一道上的人喽！”我望着楚燕鼻梁上那副重重的眼镜直想笑。

“哦。”楚燕这“书虫”只“哦”了一声，又沉醉于她的《物理千例》中去了。

说过不再理睬陶涛的，可自修前竟神差鬼使地向林东打听，“喂，陶涛怎么了？”

“近视了，光荣地成为‘近视一族’的一员，没看见吗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他为什么变得这么静了？”

“哦，他说要报那八十三分的仇，所以要‘弃动投静’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，可也不应该不理睬人吧？我仍有点生气。

一转眼，半个学期过去了，期中考试如期而至，我考得挺轻松，而且感觉也不错，毕竟是“有备而战”嘛！考完期中考试，学校放假两天，这对我们毕业生来说可是十分难得的。我决定放纵自己，“疯”它两天！

我骑着自行车，愉快地哼着歌儿回家。

“林柔。”背后有人叫我，我一看，是陶涛。

“回家呀?”他赶上来问。

“废话!不回家还能去哪儿?”

“你生气了吗?”陶涛小心地问。

“我为什么要生气?”

“那天,你和我说话,我没理你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不理我?”

“我不是不想理你,而是怕……”陶涛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怕我吃了你呀!算了,我早消气了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骗你干嘛!”

“哎,林柔,这次考试你考得怎么样?”

“自我感觉良好,不过老师们怎么改就是他们的事了。你呢?你考得怎么样?”

“我不知道,总觉得考得很差,真害怕中考时会考得一团糟。”陶涛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不是吧?你成绩那么好也害怕?那我不就要害害害怕了?”

“哈。”陶涛干笑了一声,欲言又止,很无奈的样子。恰巧到了岔路口,我们便分开了。

陶涛竟也变得这么悲观了,看来,成绩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,完完全全地改变。

回到家里,原以为会很开心,可谁知老爸老妈连电视也不让我看,“疯玩”不成,我倒快“闷疯”了。

中午,我躺在床上,想用睡午觉来打发这难过的时间。不料我刚要入睡时,楼下来了一辆宣传车,“××药是××病的克星,疗效极好,无效退款……”

好不容易“吹”完了,还要来一段“优美动听”的音乐:“花篮的花